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三十二卷 補遺二

○內閣 【閣臣事寄】高皇帝自丞相胡惟庸謀逆，革中書省，置四輔官，秩從一品，以代丞相；至洪武十五年，以王大中敗事，革四輔，置殿閣大學士，以備顧問，劉仲質為華蓋殿，吳伯宗為武英殿，宋訥為文淵閣，吳沉為東閣，俱稱大學士；十八年，朱善又為文淵閣，蓋太祖朝所拜大學士止此矣。建文朝以尚書卿寺參國政，方孝孺僅文學博士，亦預政地，無殿閣之名。文皇即位，始以詞臣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，其後列聖輔臣，以保傅尚書人為殿閣大學士者，不過曰直文淵閣，或曰直內閣，或曰入閣辦事，俱為真相，而徐有貞至以掌文淵閣入銜，則閣名之重，實昉於永樂初年，至今稱政地諸公，及諸公自稱，亦曰「閣臣」如故也。洪熙元年正月，仁宗肇建弘文閣，蓋昉太祖弘文館而改閣名，謂大學士楊士奇等曰：「卿等各有職務，朕欲選端謹老儒數人備顧問。」於是鑄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，親以印付之，命之曰：「朕用卿等於左右，欲廣知民事，為治道之助。如有建白，即以此封識進來。其委寄幾出文淵閣之上。」時楊溥未為輔臣，而士奇以少師進華蓋殿，楊榮以少保進謹身殿矣，因以侍講王進及儒士陳繼等三人改授官以佐溥。至仁宗升遐，宣宗嗣立，溥乃以弘文閣印繳進。上命溥入內閣輔政，王進等各還原任，人知閣臣之有文淵，而不知有弘文權任之重也。

【閣臣喪子賜賻】本朝閣部大臣聞喪賜賻者，如仁宗朝夏原吉，以至今上張四維，俱有恩恤，至於卑幼之喪則未之及也。惟弘治十四年，大學士李東陽以胄子兆先夭歿在告，上命太監寧誠賜賻金五十兩，曲加慰諭，命喪畢即入閣辦事，則前代所無之典。他日長沙公受孝宗末命，輔翼嗣皇，值逆瑾八黨諸變亂，當亦追念此等恩遇。至嘉靖十八年，大學士李時子光祿少卿坦卒，上亦命賻三十金，蓋用長沙公例。

【內閣密封之體】弘治十二年九月，大學士劉健奏：「昨太監陳寬傳旨，今後但有稟擬文書，卿等自書自封密進，不許令人代寫。仰見上委任腹心，防閒漏泄之意。但內閣事情，誠為秘密，在祖宗朝，凡有咨訪，或親賜臨幸，或召見便殿，屏開左右，造膝密諭，以為常制。且如宣宗，屢幸內閣，今閣臣不敢中坐，英宗不時召李賢，憲宗亦召李賢、陳文、彭時，上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寶封示，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，直至御前開拆。臣等所日見，今朝參講讀之外，不得復見天顏，即司禮監亦少至內閣。上有命令，必傳之內侍，內侍傳之文書房，文書房傳至閣臣等，有陳說亦必宛轉如前，達至御前。今聖上若有咨議，乞仍照祖宗舊事，或召臣等面諭，或親灑宸翰數字封下，或遣太監密傳聖意，庶事無漏泄。」上是之。蓋自十年三月一召之後，至是兩期餘矣，上雖納其說，直至次年四月廿九日，始召劉、李、謝三閣臣至平臺，面商英國公張懋等辭兵柄疏。五月初三日，又召，亦為勛臣請解兵權，其後亦不復召。至十七年三月十六日，以聖慈太皇太后崩，復召輔臣劉健等三人至內暖閣，議陵寢葬事。蓋自十三年後，又閱四期矣。廿二日又召對，為祀孝穆皇后奉先殿也。史臣云：自庚申之召，不奉接者已五年，至是始連奉顧問，以為幸云。本年六月廿二日，上以虜中逃回人口，又召三臣入對於暖閣。至七月十五日，又召三臣對於暖閣，為邊上用品字坑也。九月三日以來日開日講，召三臣入對暖閣，又半載為十八年四月十六日，上又召劉健等至內閣議吏、戶二部事，自此遂不豫，以及大漸矣。故《孝宗實錄》於召對一事但紀內閣三輔，而劉華容之為本兵，戴浮梁之為總憲，其召對頻數十倍於三輔，而一字不及，則揆地總裁雅意可知矣。孝宗憑几之詔，僅命三輔臣受遺而不及劉、戴二公，則內外親疏之別也，二公尚不能見機而作，華容遠成，胎於此矣。但孝宗朝最稱宮府一體，而閣臣密奏，與主上密諭，上下傳達，必內臣數轉而始得寓目，蓋捍格之端，開已久矣。孝宗雖能與劉、戴諸公屏人謀斷，不免為政地所忌，至今日內閣之權日輕，百叩不能一答，況部院之長，敢望晝日之接耶？

【儒生保輔臣】嘉靖九年八月，桂萼被給事中陸聲彈章，與張璠同罷，以尚書致仕。未幾，璠即召還，而萼仍家居。史館儒士蔡圻揣知上意，上疏頌萼功，請召之。上即命其言，賜萼敕獎諭，敦促上道矣。至十二月萼未至，聽選監生錢潮等又上疏，請遣使趣大學士萼還朝，與璠共輔政，時去歲終禁封三日耳。上怒，謂大臣進退斷自朝廷，乃敢狂妄奏擾，且倡自蔡圻，並圻下法司逮訊，時人快之。時萼尚在家，宜即堅辭，未幾赴闕，然已與張璠，不得行意，邑邑歲餘，仍致仕去，遂死。蓋在得患失，兼而有之。蔡、錢二生，何足責也。

【偽畫致禍】嚴分宜勢熾時，以諸珍寶盈溢，遂及書畫古董雅事。時鄒懋卿以總轡使江淮，胡宗憲、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，各承奉意旨，搜取古玩，不遺餘力。時傳聞有《清明上河圖》手卷，宋張擇端畫，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。其家鉅萬，難以阿堵動。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。湯以善裝潢知名，客嚴門下，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，乃說王購之。王時鎮蘇門，即命湯善價求市，既不可得，遂屬蘇人黃彪摹真本應命，黃亦畫家高手也。嚴氏既得此卷，珍為異寶，用以為諸畫壓卷，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。有妒王中丞者，知其事，直發為贗本，嚴世蕃大慚怒，頓恨中丞，謂有意給之，禍本自此成。或云即湯姓怨弇州伯仲，自露始末，不知然否？以文房清玩，致起大獄，嚴氏之罪固當誅，但張擇端者，南渡畫苑中人，與蕭照、劉松年輩比肩，何以聲價陡重，且為崇如此？今《上河圖》臨本最多，予所見亦有數卷，其真跡不知落誰氏。當高宗南渡，追憶汴京繁盛，命諸工各想像舊游為圖，不止擇端一人；即如《瑞應圖》，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興諸景，亦非止一人，今所傳者惟蕭照耳，然照筆亦數卷，予皆見之。

【弘治召對】弘治十年三月，經筵畢，召對大學士徐溥、劉健、李東陽、謝遷、商輅，處分本章，史謂宣召顧問實始於此。先一日，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、監察御史黃山等，論救內臣何文鼎素著狂直，請有其罪。上嚴旨切責，謂事在內廷，何由而知，令其回話。次日，四臣召對而不敢及此事。召對之次日，禮部主事李昆、吏部主事吳宗周，又各特疏力救何文鼎，上報聞而已，四輔臣終無一言。蓋鼎疏正糾張鶴齡兄弟困濁宮闈，中官方盛怒，必欲殺之，以故大臣杜口，文鼎竟死於杖下。焉用彼相哉！其負孝宗恩禮甚矣。

【桂文襄受賂】雲南巡撫傅習者，桂少保等同鄉進賢人也。在滇時，令僕以金寶二罐通於桂，求內轉，標題曰「黃雀銀魚」。桂時方秉銳，受而語僕曰：「語爾主，此處來不得，南京去罷。」逾月，遂擢南廷尉，行至鎮遠而死。此嘉靖戊子年事，時人紀以一絕曰：「黃雀銀魚各一罌，長安陌上肆公行。若教家宰持公道，安得南京大理卿。」滇人至今能道之。舊傳桂見山有素絲之節，謬矣。

【閣臣奉使】輔臣出使者，人知嘉靖中楊文襄之督關陝，翟文懿之閱九邊，而不知二公之前，景泰五年命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江洲往山東河南，撫安軍民，時洲以故相從丁艱，服滿至京也。又命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王文往江南諸處撫安賑恤，時文正居三揆，從閣中出，俱許便宜行事。較之改官兵部行邊落閣銜者，又不同。然江、王之前又有永樂十年諭德楊榮之經略甘肅，雖係閣臣，亦因邊事，與嘉靖同。

【閣臣奪情奉差】閣臣百僚師表，奪情不喪，何以示天下。成化間，李南陽與今上張江陵，俱以此蒙大詬，然在先朝則有之。永樂間，楊榮先丁父憂，繼丁母憂，兩情俱奪；黃淮母喪，胡廣母喪，俱以特旨奪情。宣德初金幼孜母憂，張瑛父憂，楊溥母憂，亦遵眷留之旨起，未嘗終喪。內惟張瑛無所建立。若諸公俱表表人傑也，自以主上心膺所寄，不忍忽然，猶為有說，未有借綸扉而就輅車者。惟景泰間閣臣江淵以憂請，景帝留之，不數月，即以江淮大祲，奉敕往賑，時同使者為閣臣王文，亦以奪情賑濟江南，皆同時報命。又二年而英廟復位，淵以出理工部僅謫戍，而文則西市矣。輔臣苴麻，下充賑使，寧不汗顏？此景泰四年事。是年巡按陝西御史王越聞父喪，不候新任御史戚寧交代，為右都御史羅通所糾，命宥之。以王威寧生平有此事，人固不可量，至若李南陽甫為羅倫所糾，即持節立皇貴妃萬氏，張江陵甫為吳、趙等所糾，即持節立今上中宮王氏，無論於國家吉典為不祥，且何顏對同衙門建言三詞臣？較之江、王，抑更異矣。

【成化三相之去】憲宗中葉，自首揆商文毅去後，則萬眉州安代之，最為不才，次揆為劉壽光珣，三揆為劉博野吉，雖貪險稍

亞於萬，其為庸碌一也。三公自成化十三年同執政，直至二十年壽光始行，二十三年眉州亦逐，時去憲宗升遐僅匝月耳。惟博野在孝宗朝當國，直至弘治六年始去位，然壽光以受德王名酒、眉州以認萬貴妃同族，且進淫藥，俱見擯於憲宗末年。及孝宗初政，為天下所快。博野因撰壽寧侯張縉誥命稽遲忤旨，正在極治之世，反得美名以行，真小人之幸也。

【正德三相之去】閣臣自三楊以後，體貌漸成真相，拜罷俱以禮，惟天順初元王千之、陳芳洲誅竄，最為重典。然鼎革之際，所不論也。其後則萬眉州之斥，狼狽為甚。至孝宗一朝，而隆禮輔弼有加矣。正德初年，逆閹竊柄，如焦、如劉、如曹，固劣劣下材，品尤在眉州之下，然泌陽稔惡最久，其敗乃在逆瑾之前，雖云致政，毫無禮遇，鈞州入閣僅三日，亦為張綏所擠，借省墓以行，未幾瑾誅，而二公削奪及之矣。曹含山拜相最後，不三月而去位，自知為瑾親舊，上疏願赦罪為太平之民，遂斥為編氓。是三人者，即僕隸亦羞稱，然而黃扉之體，糜爛已盡。馴至嘉靖中葉，貴溪檻車之徵，今上初元，新鄭羸車之譴，已權輿於此矣。至若往年翟諸城之削籍，擠由同列；近歲張新建之閒住，指出內廷，雖俱踉蹌就道，識者皆知其故。

【隆慶七相之去】穆宗初政，在揆地者凡六人，江陵張公為末相，次揆新鄭高公既與首揆華亭徐公失歡，南北言路連章攻之。張故徐門生，為之調停其間，慙慙高避位，三揆安陽郭公為公同鄉厚善，亦非徐所喜，張亦佐徐逐之；未幾，徐首揆被言，張又與大璫李芳謀令歸里，興化李公代徐為政，益為張所輕，乃市恩於高，起之家，且兼掌吏部，而次揆南充陳公與興化俱為張與高所厭，相繼逐矣。其最後入閣者，內江趙公、歷城殷公。趙有時譽，時時凌高、張二公，出其上；殷人在下中，且與高隙，張既乘間擠去，趙亦與高爭權，張合策排之行。至穆宗憑几，僅高、張二公受遺，而仁和高公入不兩月，悒悒不得志卒於位。蓋隆慶一朝首尾六年，與江陵同事者凡八人，皆以計次第見逐，新鄭公初為劾頸交，究不免嚴譴。此公才術，故非前後諸公所及。

【閣臣賜蟒之始】蟒衣為象龍之服，與至尊所御袍相肖，但減一爪耳。正統初，始以賞虜酋，其賜司禮大璫，不知起自何時，想必王振、汪直諸閹始有之，而閣部大臣固未之及也。自弘治十六年二月，孝宗久違豫獲安，適大祀天地，視朝誓戒，時內閣為劉健、李東陽、謝遷，俱拜大紅蟒衣之賜，輔弼得蟒衣自此始，最後賜坐蟒，更為僭擬。嘉隆間，閣臣徐、張諸公俱受賜至三至四，沿襲至今，此前代所未有也。至於飛魚、鬥牛等，服亞於蟒衣，古亦未聞，今以頒及六部大臣及出鎮視師大帥，以至各王府內臣名奉奉者，其官僅六品，但為王保奏，亦以賜之，濫典極矣。

大帥得賜蟒，始於尚書王驥，正統六年南征麓川時，次年即封拜，此雖邊功，實係恩澤，且出自王振，不可訓也。

【閣臣橫恩之始】閣臣預邊功始於正德初年，然云帷幄之勞猶為有說；至嘉靖中葉，遇萬壽聖節，加恩閣臣，如夏貴溪之加宮銜、嚴分宜之由宗伯進閣及後拜上柱國、徐華亭之子進璽卿，俱以此得之。嚴雖辭上柱以傾夏言，而其子世蕃亦因以進太常卿，其他聖節進秩加祿，則與華亭歲歲拜命，已可異矣。至至上婚禮，何關臣下，而嘉靖十三年立孝烈后，首揆張永嘉以少傅進少師，次揆方南海、李任丘，禮卿夏貴溪，俱以宮保進少保；至今上戊寅大婚，次輔呂桂林以少傅進建極殿，三輔張蒲州以宮保進少保，首揆江陵雖力辭，而取償於服闋之日，此何說也。至壬午年，今上元子生，首揆蒲州公以少傅進少師，次揆吳縣公以宮保進少保，三揆鄞縣公以尚書進太子太保，儼然與戚畹及大璫輩同拜恩命，尤本朝所未聞。

弇州謂輔臣受大婚之賞始於江陵者，誤。若邊江武蔭，則自華亭後惟江陵受，其後皆力辭以至於今。

【贈上柱國】弇州述異典，大臣為上柱國者，生拜則夏貴溪言，歿贈則張江陵居正。按，生拜者固止夏一人，而贈官尚有江陰侯贈特進江國公吳良，以開國公歿於洪武年，得追崇上柱國，其生前助號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，僅襲一輩，至永樂失侯。又太子少師姚廣孝以靖難功歿於永樂年，得贈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榮祿大夫上柱國少師榮國公，其生前以未開五等，且無子不襲。蓋得上柱國於身後者共三人，一文一武一僧，其後人俱泯泯，亦異矣。

吳良贈上柱國，見吳伯宗所撰神道碑；廣孝贈上柱國，見文皇御制神道碑。

【內閣失印】文淵閣印一顆用銀鑄玉篆篆文，乃宣宗所賜，止許閣臣用以進奏，不得施於外廷，歷世相傳珍護。至萬曆十四年四月廿六夜，忽為何人連篋盜去，大學士申時行等上疏請罪，上命窮追嚴治，竟杳無蹤跡。上不得已重鑄以賜，今所用者是也。自此閣權漸輕，官府日以隔絕，至今日而天顏咫尺，輔臣不得一望清光，或云失印致然，恐亦揣摩之說。當失印時，典籍吳果司其事，僅奪俸兩月而已，識者以為罰太輕。果杭州人，後加官至太僕卿。按失印一事，與唐裴度中書印相類，但裴旋得之，而此終於失耳。

嘉靖十一年，大學士李時藏上所賜圖記所謂「忠敏安慎」者於內閣，亦被竊去，具疏以聞，上命所司遍緝，亦不得。

【閣臣久任】自永樂以後，閣臣始專為輔弼，而在事久者，如胡吉水廣在閣十七年，楊建安榮在閣三十九年，楊太和士奇在閣四十三年，金新建幼孜在閣三十年，此輔政之最久者。次則楊石首溥兩任，實在閣十六年。正統以來，則陳太和循十四年，而不免於戍；彭安福時兩任，實在閣十八年；高興化谷十三年；商淳安駱兩任，實在閣十九年；李南陽賢十年；萬眉州安十九年；劉壽光翊十一年；劉博野吉十八年；徐宜興溥十二年；劉洛陽健二十年；李茶陵東陽十八年；楊新都廷和兩任，實在閣十六年；費鉛山宏三任，實在閣十二年；謝餘姚遷十二年（再出止半年），梁南海儲十二年，翟諸城鑾二任，實在閣十二年；張永嘉嘉敬三任，實在閣十年；夏貴溪言二任，實在閣十一年；嚴分宜嵩二十一年；徐華亭階十七年；張江陵居正十六年；申吳縣時行十四年；王太倉錫爵十一年（今再召未出）。

國初真為宰相則有李善長，自高皇帝建元帥府，稱都事、稱參議、參政、司馬以至丞相，凡十七年；胡惟庸自參政至相共十一年，然皆以逆伏法，自此罷丞相，置四輔官。僅三年，乃改置大學士，終高帝之世；至建文帝即位，又廢大學士，而以各卿佐參預國政；至文皇復設閣臣，以至於今。

【宰相前世僧】前代宰相如房次律、張天覺輩，以比丘轉世為大官者不勝紀，若南宋杭州之覺長老，因見史浩姬妾環侍動心，遂投胎為史彌遠以償其淫侈，此真佛家所謂一念墮落也。本朝楊文襄公一清，本雲南安寧州人，徙居丹徒，因終老焉。自云前生為安寧老僧，薰修頗久，當得小果，因欲心尚熾，被罰為土人，生而天闕，雖出將入相，窮極富貴，猶之內廷一大璫耳。以世福論之，楊遜史百倍，然史以再世恣其漁色，楊以再世斷其淫根，慈氏所以警悟文襄而玉成之，不可謂不厚矣。楊自號石淙，蓋安寧勝境也，以示不忘本云。楊生於真，楚人，又曾流寓巴陵，晚始定居南徐。楊為提學時，年甫三旬，即立姪為嗣，蓋久以不男自安矣。

世傳其夫人晚年，有諷以畜妾生子者，夫人笑曰：「老身尚是女兒。」人始知楊之隱宮。此妄傳也。

【輔臣掌都察院】都察院之長即漢御史大夫，號為亞相，今為風紀重臣，主糾察百僚，未有以閣臣兼者，本朝惟有嘉靖六年丁亥張永嘉、隆慶四年庚午趙內江二人而已。張初用大禮暴貴，又起大獄以媚郭勛，遂以侍郎學士兼掌西臺，下三法司官刑部尚書顏頤壽等、原問官山西巡按御史馬錄等於獄，盡反張寅、李福達之案。獄成，戍斥者百餘人，永嘉因以功進兼文淵閣大學士，再晉尚書仍掌院事，次年晉少保，始歸閣。趙因高新鄭踞吏部，欲非時考察科道，恐人議之，乃以內江掌院共事，然舉計典時，趙多所抵牾。察完未匝月，高即嗾門人吏科都給事中韓楫論其庸橫，趙辯疏直發其謀，云：「橫非庸人所能也」，臣真庸臣耳，若拱乃可為橫臣，且有楫為之腹心羽翼，他日將不可制。其言甚辨，終不勝而去。二公兼署，雖各有本末，然總非制也。張寅即妖賊李福達，人人知之，著辨者亦眾，後蔡伯貫於蜀被擒，其讞詞中載有甚詳。雖永嘉以一時私臆，且邀上命，刻《欽明大獄錄》，以鉗天下，而是非終不可滅，福達孫仍以叛誅。庚午高、趙同事，所斥謫臺垣如魏時亮、陳瓚等數人，俱先後起廢登八座，稱名臣，則閣臣領憲，亦未足為重也。

【參高新鄭疏反覆】徐、高二相之相傾也，御史齊康劾徐華亭，兵科陳瓚等、十三道凌儒等各公疏攻康，謂康座師高新鄭實嗾之。六卿亦各有疏，吏部楊襄毅將以太宰為首，至戶部公本則葛端肅守禮當首列名，力辭不可，左侍郎劉自強，新鄭同里素厚也，奪然代為首上之，其劾康與新鄭，大指同臺省。康既重貶，新鄭去位，葛亦請告歸。又次年，華亭復為給事張齊所劾，六卿復有疏

留，仍楊襄毅為之首。華亭既去，左都御史王廷乃發齊奸利事，坐枉法受贓遭戍。至三年而新鄭再起，以輔臣兼吏部，時自強已為南司徒矣。新鄭終以鄉曲故舊，未忍遽逐，且召為北司寇，至則面數其罪，詬厲甚至，久而釋之。自強乃為張齊白冤狀，謂王廷阿當事意，比附成獄，齊所坐毫無實事，上命昭雪齊罪，名補州佐，尋進京堂，而自強仍為新鄭所昵如初。至六年，新鄭為給事曹大野劾以十大不忠，時穆宗方重眷新鄭，眾意其必不去，於是九卿科道復參大野，保新鄭如初元之於華亭。時楊襄毅再起，以太宰領兵部，仍為疏首。高、徐相業與疏之是非不必論，然前後背馳一至於此。劉自強何足言，若楊襄毅亦竟作兩截人，可惜！可歎！

【江陵議分祀天地】夏貴溪之議天地分祀也，本世宗聖意，又因張永嘉微露其旨而獨疏上請，舉朝莫能抗。至隆慶初，即有言其非者，而太監李芳主之尤力，時禮卿為高儀，以議出中官力阻之。至今上登極之三年，張江陵當國，深以分祀為謬，欲仍太祖合祀之舊，乃上《郊禮圖考》一書，首敘分合沿革之由，次具壇壝陳設規制等項，釐為二冊，以呈御覽，名曰《新舊考》。其末斷以己意，其略曰：「臣等按，國初分祀天地，至洪武十年乃定合祀之制，以正月上辛行禮於南郊大祀殿，行之百六十年。至世宗始按周禮古文，分建南北郊，壇而不屋，南郊以冬至，北郊以夏至，復有孟春祈穀、季秋大享，凡四郊焉。隆慶初，議者請罷祈谷大享，復合祀天地於南郊。先帝深惟三年無改之議，獨罷祈享二祭，而分祀姑仍其舊，蓋有待云爾。夫以冬至極寒而裸獻於星露之下，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歎之中，一歲之中，六飛再駕，時義斯為戾矣。且文皇再造宇宙，功同開創，配享百餘年而罷之，故世宗雖分建方圓，而中世以後，竟不親行，雖肇舉大享，而歲時禋祀止於內殿，斯禮之在當時已窒礙難行矣，況後世乎？臣以為宜遵高皇帝定制，歲一舉合祀之禮，而二祖並配，斯時義協人情順矣。今未敢輕議，以俟聖明從容裁斷。」此疏上，不匝月即有御史劉臺參劾一事，江陵後亦因循不復談及。按，合祀一說最為確當，使其久柄政府，必仍舊貫無疑，然江陵身後攻之者，尋弊索瑕，以功為罪，若此說得行，必又以悖逆皇祖，無將大不道第一案坐之矣。任事蓋難言哉！

【辱宰相使者】吾宗少河公諱玄莘，當萬曆間以銀臺秩滿當遷。時申吳縣領首揆，遣人詢之少河公，謂京堂缺有左都大理，然廷尉清苦，恐非所宜。公縛其人於柱，鞭而遣之，復之曰：「吾家世守清白，位之冷淡，非所患也。」申亦不罪，遂轉南大理。申與公為同年，故不至責，然十年廷尉，終申之相不得再遷，則申亦不能無譏焉。

【朱成國張真人】成國朱希忠卒，詔贈定襄王。朱宿衛多年，謹厚無過，然從無軍功，忽得異姓王，中外駭之，而無一人敢指言者，則江陵相主之也。又龍虎山張真人，自隆慶初年革其一品銜，降為提點，天下快之，萬曆初復還其故秩，亦無有擬其非也。江陵公專擅不必言，若此二事，謂非苞苴所致，我不敢信。王午以後，追劾江陵，毛舉廢索，不遺餘力，猶未有舉張真人事以實其罪者，朱亦最後始有言者奪王，然江陵罪不因之加，而真人爵終亦如故。孔褒論至今驗如此。

【天啟聖聰】頃自乙巳大典，四明密揭留科道諸臣，為朝論所不與，杜門不復出。時次揆歸德代為政，群賢輻輳其門，末相山陰捧手受成而已。歸德既在事，亦毅然以天下自任，凡諸政事不便者，屢進揭爭之，上或可或否，既而以其煩數稍厭之。歸德無計，乃於閣之中堂設一木簡，上橫書「天啟聖聰」四字，下細書列為六款，曰復御朝講，曰批發章奏，曰補用臣僚，曰考選科道，曰起用遺佚，曰停止礦使，置之南面，每晨進閣，輒肅拜稽首，且有祈吁之語，以冀挽回天聽，無日不然。內璫素憎其權，且笑其迂，遂以其事上聞，四明因得乘隙間之。上意始漸怒，謂此僭父，且公然詛我，其所獻替，若水投石，十不得一矣。丙午春，二沈並去，蓋聖意已久定，而恩禮之厚薄，亦遂復別矣。

【歸德去國】歸德得請未行，有傳其服賜蟒游西山觀形勝者，有傳其未歸且迂途南行訪所厚者，將因緹騎以遷禁廷，歸德憂甚，作書辨之良苦。其書首云：「甫仁鄉兄」，不知定屬何人，或云即歸德門下士，偽造此謗並此書，以實四明通內逐歸德之罪。未知孰是。

【致堂胡氏】胡致堂名寅字明仲，為胡安國長子，雖垂髫孺子亦知之。孝宗一日在宮中閱《通鑑綱目》，有致堂胡氏斷語，未知其人，因出御札付內閣問其本末。時洛陽劉文靖諸公在閣，俱茫然失對，遂直陳以謝，比出閣翻閱故籍始得之，具揭以復，且以寡學引愆，上亦不罪也。是時李長沙為次相，以博雅稱，豈不諳此？或恐劉護前，故輒晦示拙耶？胡所著《讀史管見》等書，初非秘冊，想劉亦未嘗寓目，宜丘仲深笑其「一屋串子，卻無散錢」。其後馬端肅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，蓋亦不止正德年號一事也。

【蔭綴丞】故事，首揆任子得拜尚寶司丞，系在京堂上官，以為極榮，次揆雖一品，不過中書舍人，間亦有得璽丞者，則主上特恩，不以為例。惟世宗時桂萼、席書輩皆以參揆得此蔭，則議禮貴人，亦非故事也。惟泰和伯陳萬言以中宮父，蔭子紹祖為尚寶司丞，其後秉一真人陶仲文，以一品六年滿，蔭子世恩為尚寶司丞，一則戚畹，一則方士，一在嘉靖初年，一在嘉靖末年。其始泰和伯拜恩，尚有上疏諫止者，至仲文則舉朝無一人非之矣。仲文考績時，至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，兼支大學士俸，竟是正任宰相體例矣，尤為創見。仲文先名典恩。先是，致一真人邵元節已蔭子啟南為太常寺卿矣。

【兩州同】江陵奪情，詞林自吳、趙抗疏之外，有張新建、趙蘭溪俱有違言，因以辛巳大計，謫為州同知。後辛卯，二公同起拜相，時人改宋詩嘲之云：「龍樓鳳閣九城重，新築沙堤走相公。我貴我榮君莫羨，十年前是兩州同。」

【宰相下獄】古來宰相下獄可得全者，漢惟蕭何、周勃，出而復位，唐則狄仁傑、魏元忠，皆重貶再相，蓋雄猜之世使然。本朝永樂閣臣，則解縉外論僅得謫死；惟楊士奇凡再下獄再入相，以功名終；黃淮綱獄凡十年，至仁宗始赦出，亦危甚矣。至天順元年，徐有貞下獄，幾繼王文而誅，貸命戍金齒，僅得赦歸死牖下。至嘉靖間，夏言以少詹事與張孚敬互訐下獄，赦出，未幾拜相，後三逐三召還，再下獄，即死西市。本朝二百餘年，宰相蒙殊眷又罹極法者，惟夏一人而已，王文不足道也。

○詞林

【吉士變體】吉士一科兩試者，為永樂之甲申、嘉靖之壬辰；一年三試四試者，為宣德之癸丑；僅選江、浙、閩、蜀、南直隸而他省無一人，為永樂之戊戌；僅選中原、江北、四川，而南土無一人，為正統之戊辰；僅選兩直隸、江、浙、閩、蜀而中原及楚、秦、兩廣、滇、黔無一人，為景泰之辛未；不試而中旨竟傳改者，為正德之戊辰；已改庶吉士而無一人留為史官者，為嘉靖之丙戌、己丑二科；臨考擬題已進呈而又罷不考者，為嘉靖之壬戌；正卷已定呈御覽而館元斥不許者，為萬曆之辛丑，皆詞林中異事。至於吉士員數，文皇初為二十八人，當循其例，然未久已大不然。如永樂乙未科至六十二名，正統戊辰三十名，成化丁未三十名，弘治乙丑三十名，正德辛未三十三名，正德丁丑三十四名，嘉靖乙未三十名，嘉靖辛丑三十三名，隆慶戊辰三十名，隆慶辛未三十名，此皆溢於額者。若不及數者，二十名外不具論，永樂丙戌十四名，永樂辛卯十一名，永樂壬辰十七名，永樂戊戌十六名，永樂辛丑十五名，永樂甲辰六名，正統丙辰十三名，景泰甲戌十八名，天順庚辰十五名，天順甲申十八名，成化乙丑十八名，弘治癸丑二十名，弘治丙辰二十名，弘治壬戌二十名，正德戊辰八名，嘉靖丙戌二十名，嘉靖己丑二十名，萬曆壬辰十八名，萬曆乙未十八名。

【吉士閣試詩】嘉靖壬辰科庶常王梅，吾郡之平湖人，是年選改後，初進館，赴閣試《長安新秋感興》七言律，詩云：「鳩鵲樓高灝氣橫，堯曩商律又敷榮。六龍扶日明華袞，五鳳擎雲薄太清。西北烽煙新入警，東南民力未忘情。青袍際遇渾無補，退食遲遲愧友生。」當時以為第一，後授官止得主事。少年雋才，乞假歸里，未幾夭，無子，其名遂無傳，並問其邑人無知者。是年館選凡兩度，以後選者改入，梅前後皆預焉。凡二十一人，館元為呂懷，拜給事，蓋用前二科袁表、唐順之例。末名兩度俱郭希顏，反留為史館。時留者七人，而主事至九人，皆首揆永嘉意也。首甲狀元林大欽年二十二，授官，尋以酒色亡；第二孔天胤，以王親出為提學僉事，終於外僚；第三高節，授編修而不免遭戍。其吉士中受極刑者二人，一為胡守中，其一即郭希顏。

次科為乙未，吉士三十人，留者至二十人，主事止一人，其前列十二人者，俱以廷試策有御批不試即改庶常，後散館俱授史官，惟任瀛一人出為給事中，時李任丘為首揆也。雖聖主有意抑揚，而當國者之立心厚薄亦略見矣。

王辛卯浙江第七名，廷試三甲，與紹興沈煉同榜；戊戌三甲同邑馮汝弼、趙伊，鄉會同登會魁。

【鄉紳異法】成化初羅一峰以修撰劾首揆李南陽奪情，雖外謫，而名震天下。未幾復官，請告里居，立鄉約以整頓風俗。其法

甚嚴，莫敢不遵，獨有強梁二人不服，且屢違教令，乃命其徒共執投水中，一峰旋亦下世。鄉人白其事於所司，其徒數十人俱坐謀殺人為從者律受重辟。使羅尚在，不知當時何以置對。此公品格豈可議，但此等舉動太覺出格，貽累多人，亦學術未純所致歟？先是章，楓山聞羅行鄉約，作長書，峻詞力止之，比書到已無及矣。

又崔後渠《洄詞》云羅一峰行鄉約而戮族人，或即此事，抑又一事耶？

○吏部

【大計添浮躁】舊例考察，自老病貪酷外，則素行不謹，疲軟無為二項一切罷斥，無降級調用者。後以立法太苛，謂疏放者似不謹，遲緩者似罷軟，概棄不無可惜，乃創為浮躁淺露、才力不及二款為次等，京官降一級調外任。若外計皆以貪酷等項罷斥，無降調之例。成化丁未年，太宰李裕始奏設才力不及一條，對品調用；嘉靖間不及者俱降一級，其後漸有降二三級調用者。此法行之已久，至今上辛丑外察，延津李太宰、三原溫御史為政，乃建議外吏亦豈無負才而輕佻者，亦宜增入浮躁，為不謹之次，其降級亦視罪之大小為輕重，上允之，今遂遵用之。或云是年有才士被妒，難處以不及，故立此例，未知信否。其年拾遺即以浮躁處李本寧憲使，降一級矣。

【外計及大京兆】三年外計，六年內計，初無定期，至憲宗朝漸有成議，且內外官亦截然分兩察典矣。唯成化二年丙戌，則應天府尹王弼坐老病罷，以大京兆而屈居有司之列，已異矣；次年丁亥應內計，卻不舉行，至五年己丑止當外察，而南京吏部察院中潘孟時等凡十六員，與外官同斥謫，何也？八年壬辰內外計後，次年癸巳當內計，又不行矣；而三年外計竣後，又不時遣侍郎等官巡行考察，時府同知毛瓊以為言，上不省也。蓋官評之嚴於外而寬於內，自昔然矣。

【士紳怪癖】縉紳有性癖可笑者，如周洪謨在成化間為祭酒，酷惡鴉聲，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，人遂目為周鴉。近日陳經濟為湖州太守，酷惡鴉聲，偶聞之必痛笞其隸人，遂目為陳老鴉，亦與鄭鶴鳴、袁白燕等異矣。

【二胡暴貴不終】世宗所進用者，後多不終，而無如二胡御史之奇。胡守中以庶常為刑部主事，用翊國公郭勛力改御史，扈上幸承天，以治具精辦得異眷，改春坊司直郎，尋進僉都御史，又晉副都，俱兼詹事府丞，時去登第時甫八年耳。會上惡郭勛，將窮其奸，守中懼株及，乃極論勛罪自解，時人笑而惡之。時議設重臣經略薊州，上特升守中兵部侍郎以往，面賜飛魚服，勉以努力，行且大用，守中貪暴不法，為言官所劾，逮下獄論斬，又二年與建昌侯張延齡同死西市，年才四十。其後則胡宗憲，以御史按浙江，用倖臣趙文華薦，超為僉都御史禦倭，尋以功進副都，進侍郎，進右都御史、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。言官劾其貪淫，逮下獄論罪，上以獻瑞有勞，釋歸。又三年嚴世蕃、羅龍文坐法，言官復論其與同鄉逆賊汪直交通，又與同鄉羅龍文行賄於嚴氏，再下詔獄，始斥宗憲為編氓，再下刑部訊問，死獄中。二胡皆以權奸薦用，亦以材調受上知，皆驟貴而死非命。守中初為郭勛所厚，自言善彭祖御女術，郭信愛之，使出入臥內，因與助諸妻媵通。宗憲在江南，亦恣情妓樂，自負嫖毒之器，至擁諸娼女與幕客淫淫於制府，乘醉狎御史門役，至發旗牌斬之，又通健步徐子明之妻，納鄉官洪梗之女為妾。蓋二胡功罪稍不同，其以淫肆扞網則一也。

嘉靖初年超擢者如議禮諸臣，結托最深，例得保功名，他如夏文愍之以侍講學士兼都給事中，與胡守中之都憲兼宮僚相似，而皆不令終。胡梅林之升與王思質不異，而受禍亦同，惟趙文華以侍郎告訐，遂晉尚書加太子太保，蓋以三品直躋一品，敗在胡宗憲之前，其人益不足數矣。君恩如朝露，信然哉。

夏文愍之兼都諫雖極異，然以從五品帶正七品，猶之可也。天順間商文毅薦林莊敏聰，以春坊司直郎兼吏科都給事中，則以宮臣之從六品帶侍臣之正七品，從來並無此體制，實一時特恩，亦省垣中佳話也。

【後輩侮前輩】嘉靖間上不及用人，朝士多驟貴，往往凌前輩每出其上。如初元時張璠劾楊廷和得志，既而與楊一清、費宏輩同事，又百端侮之，使不安其位。然張恃聖眷深重，雖屢斥而仍屢召，不及禍也。繼之者為夏貴溪，與嚴分宜同里也，夏舉丁丑科驟貴，嚴為乙丑科，相去十二年，而官每躡其後，夏作意狼藉之，嚴偽為遜讓，而夏不悟，卒為所陷，死西市。至甲寅乙卯間，王思質舒用御虜功驟貴，以右都御史兼兵侍督薊遼。時唐荆川順之從田間，起以職方郎中閱視各邊，與王亦同吳人也，唐舉己丑科，王辛丑科，相去亦十二年。王位已重，視唐為堂屬，唐自以前輩威名，新被簡用，公卿俱下之，恚王之簡居，復命疏內譏其一卒不練，致觸聖怒，不免極典。是雖介溪之險，荆川之褊，然二公亦自取之。至世宗末年，袁慈溪入與徐華亭並相，袁舉戊戌，徐舉癸未，相去十五年，袁又徐督學時諸生也。袁倚上恩幸，遇事輒專決不少讓，徐故為贊歎，自以為不及，袁深信之不疑，居半載，以病去，卒於途，徐積前憾，僅與下諡。徐雖非嚴比，然亦可為凌轢前輩之戒矣。

【汪徐相九】汪雅堂名在前，歎人也，嘉靖之末以諸生侍其父炎為崇德縣丞。其父胡明經，性迂癖，與同僚不協，被其構於上臺，因得罪，下訟牒於嘉興知府徐必進。徐亦素憎其倨，立意羅織之，讞日當受笞，雅堂蒲伏哀泣，願代受撲，且口稱生員。徐益怒，即出題試以文，以成以獻，則又呵罵謂文理乖謬，稱儒必偽，命痛箠，丞胥靡之。汪歸應試，即以是年列賢書，明春戊辰舉進士，筮仕即得嘉興府推官，徐已驚怖。汪奉丞夫婦來解舍，徐禮接殷勤，饋餉無間，汪亦偽與周旋，久之自謂忘故隙，且歡好矣。徐有吏才，但乏素絲之譽，汪潛瞰其簠簋，默籍日月，纖毫不爽，及用事之司獄與衙役俱備偵詳記，上之直指，白簡糾之。時新鄭高文襄兼領吏部，正加意懲貪，得旨提問追贓，則徐已升福建海道副使行矣。遂從閩中逮至對簿，則所坐皆實，錮浙江按察司獄，久之贓完始發遣。徐廬州府六安州人也，與汪為桑梓，初處丞固無香火情，比汪報東門之役，人亦尤其已甚。汪以常調僅轉南刑部郎去也，至今上辛巳以計典罷官。其人性慧多才，未究其用，暮年尚未忘再出也。

【朝士匿喪】永樂七年，御史方恢父喪不丁憂，太子曰：「御史，朝廷紀綱之官，彼既不孝，何以糾正百官？」執送上行在治之。永樂十四年，刑科給事中丁鈺者，本淮安府山陽縣人，以刁計著名，因里人賽社，誣告其聚眾為妖，坐死者凡數十人，法司上言以為忠，特授今官；後坐母憂未滿輒隨眾大祀齋宮，為御史所劾，時上亦行幸北京，逮至行在，以大不敬論戍。正統元年，禮部司務范繼先聞母喪匿不舉，命降邊遠雜職。正統五年，博興知縣梁吉、襄陽訓導馬坐俱坐匿母喪為民。正統十四年，給事中王汝霖父永和死於土木，不知哀而嬉笑自如，為刑部侍郎耿九疇等所發。嘉靖九年十二月，吏部侍郎董玘，聞父喪不去位，御史胡明善發其事，上命都察院行勘，既而都御史王廷相言御史所奏妄，下部覆議命革職為民，永不敘用。夫方恢、丁鈺、王汝霖皆列臺省，繼先亦在部署，其餘亦士人讀書，乃敢悖逆至此，固可怪恨。董中峰以會元鼎甲，負一代重名，乃作此喪心事，已無面目居人世，他日何以得昭雪復官，身後崇贈大宗伯，賜上諡文簡，似不可解。穆宗初元濫恩，亦其一也。

【不跪部院】吏部都察院綱維百辟，京官自堂上官及詞臣科宦而外，見於公署未有不廷參長跪者，若外吏則自上藩臬之長而下，一切行跪禮，不敢少異。惟正統初，江西提學副使王鈺，以考滿至都察院不跪，左都御史陳智怒其失禮，呵斥之甚厲，鈺遂引疾掛冠歸。楊文貞士奇其部民也，重其節，為詩送之，稱其直道，此時正為首揆，不能挽留之也。弘治初年，原任行人司副莊詠以薦召用，至京見吏部，亦三揖不跪。時耿文恪裕為冢宰，以其夙望留之茶，令司官送之，丘文莊濬最憎之，謂為背叛朝廷。比轉南吏部郎中，值京察，則倪文毅岳為南冢宰，以老疾去之。倪與莊俱應天府人也，蓋亦嫉其傲云。夫上下自有等威，即跪亦屈於官非屈於其人也。兩公抗顏自高，甘心廢退，謂之存品則可，謂之知體則未然。

【考察科道】高新鄭再起，以首揆秉銓，追恨臺省之聚劾也，乃從中構得持旨，謂朝覲考察在邇，糾劾宜公，先將科道官奸邪不職者嚴加考察，其去隆慶已巳京察甫一年耳。時言路俱聽考不敢言，趙內江方以次揆掌都察院，特疏諫止，云恐所司承望旨，過於嚴切，未免忠邪並斥，且引漢、唐、宋鉤黨之事為鑒，更有「未有舉數百人一網打盡」之語，疏末又云：「臣兼掌都察院，亦有考察諸臣之責，與其調停營救於下，孰若輸忠哀懇於上。」趙意專指新鄭也。新鄭知其意，事後必將駁正，莫若引與同蒞以杜其口，乃又請會都察院共事，疏中尚引閣臣李本掌部管察，而都察院不與為言，以嘗上意。上命趙同往察。於是新鄭不盡得行其意，而斥不謹者九人，以前給事魏時亮為首；浮躁者八人，以前給事陳瓚為首，皆往時彈高是峻者。事既竣，恨趙終不解，乃以疏授門人都給事韓楫內江去位。甫逾年而上登遐，新鄭見逐，楫亦以考察斥，而時亮、瓚等各從廢籍中召用，馴至卿貳。蓋計典仍不足

錮人，而韓楫為世大詬不復振云。高新鄭生平仿佛似桂安二，其才鋒氣魄同，伎忍專復同，其受主上眷知亦同，故皆能乘權行意如此。頃今上乙巳一察，則又不然矣。時沈四明為政，臺省寥寥晨星，吏部上應謫者數人，皆內批留用，時考察久不舉，四明密揭以言路乏人為言，故上下此旨，此嘉靖間留彭澤、留趙文華輩之後所僅見也。沈揣其時其勢，非可用亢壯之時，別為此術以結言官，正如韓平原攻道學而敗，賈秋壑繼之，自度必不能勝，乃厚加寵命以博其譽，事若相反而作用則一也。

【星變考察】成化四年彗星見，考察南京御史楊智等、給事朱清等劾章繼外，又及刑部侍郎王恕，謂其到任半月，即托本部郎中黃綬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為繼室，以大臣而耦失節之婦，宜加斥責。上並命葉盛等按治之，亦得實，上亦以革前姑宥。按，章恭毅、王端毅二公俱一代名卿，生平無玷，猶不免為庭闈之愛、閨閣之私受一時指摘，情呢之難割如此哉。然而纖瑕終不損完璧，則大節昭昭耳目也。

【辰巳考察】朝覲以辰戌、丑未年考察外官，巳亥年考京官，此成化後例也。而亦不盡然，如弘治九年丙辰朝覲，去布政葉萱等是矣。至三月終，上復命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數人，如例致仕閒住，而不及庶僚，已為異矣。至十年丁巳，正大計京官之年，吏科都給事李源，又請考察浙江布政雍泰等，十三道御史徐昇等奏亦如之，事畢逾月，始考京官，此皆事理之難解者。時徐文靖溥當國，而劉梅庵、李西涯、謝本齋為佐。

【宮臣詞臣兼吏科】永樂中，李准以太子賓客兼吏科都給事中，景泰中林璉以春坊司直郎兼，嘉靖中夏言以侍講學士兼。而李准者初以鳳陽府照磨得升賓客，蓋以九品冗員升三品官僚，尤為異事。其他詞林言路，互換官職，如金達、李昊輩之以檢討改給事者，儲懋以吏科給事升翰林修撰者，儀銘、耿裕、劉夔、張思、許誥以給事改檢討，御史許瓚改編修者，又不足異矣。

【徐晞三代遭際】吏員徐晞仕國初，至正統間正位兵部尚書致仕歸，以異途任六卿，世所共豔，然不知其子孫所遇更異。晞之子訥，以蔭授後軍都督府都事，養病歸，至天順元年復任乞升，上命升為尚寶司丞，是直以首授任子待之，已為奇事。訥之子世英者，以善書入中書科寫誥敕，授中書舍人，積勞至通政參議，又進南京左通政，成化九年致仕歸，弘治三年卒，賜諭祭如例。又非吏員非任子，竟以白身致九列，均有清流所不敢望者。噫，晞何修而得此。

【施巧】好施固是天性，又是陰德，然亦有盡可商者。如予幼時在都中，見故相許新安，遇冬月輒令人負錢隨輿後，遇寒餒者輒乞之。每出則鵝衣千百繞其左右，有時錢不給，則爭奪喧呶，間至詬詈，至命促輿急去。時首揆申公、三揆王公輩以非體勸止之，許行之自若也。近年南中則李九我宗伯、丁敬字廷尉亦行之，貧丐無厭，每值一施，輒三四及，詭名以博青蚨，天街闐擁，時或枳道不得前，亦聞有諷之者，終不納也。三公俱具菩薩行，違恤人言，倘得請於朝，如唐之病坊，宋之施藥慈幼局，行於輦下，為惠更溥。諸公豈見不及此，想限於時勢物力，不能遂其志耳。

○戶部

【安南戶口】古今戶口之盛，至一千萬戶而極矣。永樂六年蕩平交趾，新平侯張輔奏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，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，總得華夷戶口五百餘萬。此彈丸地，乃居漢唐極盛時天下之半矣。又糧儲亦一千三百六十萬石，象馬牛亦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，俱太盈溢，恐未可信。

【江南白糧】江南白糧之為害，至今日而極矣。吳中士大夫亦攢眉相對，而無能上控。惟先朝詹事霍韜曾有疏陳時弊，內一款云：「成化已前糧戶解納白糧及合用料物，戶、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，乃運送內府，糧戶不與內臣相接，故內臣不得多取，小民不致虧害。弘治以後，部官避嫌不肯驗收，責小民運送內府，是故有白糧一石加至一石八斗乃能上納者矣，各項料物有索取銀四百餘兩乃得批回者矣，雖有法禁，小民敢與內臣抗乎？雖有號訴，九重萬里，曾無為之上聞者。乞敕各部改正舊法，俾貪暴不肆苛虐，小民不致重困，庶幾弊政少除，民怨少息。」疏入，上令所司議之以聞，而弊猶故也。至隆慶二年，蘇州知府蔡國熙奏民運白糧，如內官監白熟細米，每石加耗一斗，供用庫白熟粳米、酒醋局白熟糯米，每石加耗五升，至於鋪墊等費，每石酌議三分，與光祿寺祿米倉白糙一體收納，監收者不得越例需求。戶部覆奏如其請，上命允行。蓋兩朝亦知白糧之害，故允二臣之奏，然當時已未必能行。侵尋至今，其加耗且十倍，內臣需索日增無已，江南膺此役者，家立破矣。

額設白糧一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有奇，南浙之蘇、松、常、杭、嘉、湖六郡徵解，然蘇州府則長洲、吳、崑山、常熟、吳江五縣，太倉一州而嘉定縣無之；常州府則武進、無錫、宜興、江陰四縣，而靖江縣無之；湖州府則歸安、烏程、長興、德清、武康五縣，而安吉州、孝豐縣無之；松江府則華亭、上海、青浦三縣俱有；嘉興府則所轄七縣俱有。

【貢害】今南直江陰縣貢子鱗，起自洪武間太祖幸江陰侯吳國興宅，以鱗供御膳，上賞其味，命歲貢萬斤，為一縣大害。至隆慶二年用光祿寺趙錦言，始減其半。國興即吳良，時未改名也。松江府大紅雲布，至今為巨害重繫之役。相傳其鄉人錢文通溥為翰林時，服以進講，為英宗所屬目，問知出於松江，遂命歲充御服。又太倉州白苧布，本閩左所衣，不足供上方，偶有以餉壽寧者，服以侍內廷曲宴，孝宗與孝康后亟稱其嘉，命本州歲貢六十匹。時州治初建，軍民未安，撫臣彭禮力爭之，乃得稍減，又數年而停止。蓋聖主皆無心厲民，無奈邪臣導誘，為害一方，遂至於此。

【歲入】今宇內歲入各項帑金不及千萬，然惟正之供入太倉者，不滿四百萬。前元取民最輕，固不可法，乃稽之宋則大不然。太宗至道中，歲入一千二百餘萬，天禧末，則三千六百餘萬矣；神宗熙寧初遂至五千六十餘萬，天禧末至六十餘萬共二十四字，已可駭，然猶全盛天下也。南渡以後，憲宗朝歲入乃至六千餘萬，以偏安一隅乃得此數，固為橫徵。然以此支方強之蒙古，苦戰五十餘年而後亡者，不可謂非事力之裕也，而民尚不告病，當時主計者勝今日萬萬矣。

【茶式】飲茶精潔，無過於近年，講究既備，烹煮有時，且採焙俱用芽柯，無碾造之勞而真味畢現，蓋始於本朝，然在宋已有之。特以散片為下等，故縉紳皆不貴之耳。宋製貢茶有三等，第一曰團，有小龍、小鳳，大龍、大鳳，及入香不入香之別，此即蔡君謨作俑者；次曰片，用茶蒸造實棗模中申之，其名有石乳、的乳、白乳（為狹片），頭金蠟面、頭骨、次骨、末骨、粗骨、山挺等（為闊片），皆閩產也；其他則進寶、雙勝、寶山兩府出興國軍；仙芝、嫩蕊、福金、祿合、運合、慶合、指合出饒州、池州；泥片出虔州；綠英、金片出袁州；玉津出臨江軍、靈州、福州；先春、早春、華英、來泉、勝金出歙州；獨行靈草、綠芽片金、金茗出潭州；大拓枕出江陵；大小巴陵、開勝、開卷、小卷、生黃、翎毛出岳州；雙上綠芽、大小方出岳州、辰州、澧州；東首、淺山、薄側出光州，總三十六名。兩浙及宣州、鼎州止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，號散茶，有太湖、龍溪、次號、末號出淮南嶽麓，草子兩前、兩後出荊湖，清口出歸德州，總十一名，然供御者只以碾茶為重，故失之遠耳。宋權茶之法最奇，徽州之初，茶利至五百萬緡，蓋始於唐之貞元而極於宋之崇寧止矣。宋世閩漕鄭可簡製茶不用香，名曰勝雪，不特其名韻，即其事亦佳。本朝貢茶亦惟閩產最多，建寧府至二千三百餘斤。若廬州次之，僅三百斤。宜興茶僅止百斤，長興止三十斤，二地所出皆今之所珍也。地方最少者至貢一斤。

○禮部

【郭宗伯論諡】近年郭宗伯明龍上疏議補諡奪諡，以身犯眾怒而不顧，天下壯之，然其中亦有未確。以予所知，如嘉靖中戶部左侍郎唐胄，正直忠諫，法宜補而不議及，又如吏部尚書汪鋐，邪佞狠惡，蓋世無兩，法當奪而亦不議及，豈智者之千慮乎？

【文廟不祀周公】文廟自唐以前俱祀周公為先聖，南面坐，以孔子配為先師，東向坐。至開元二十七年，孔子始得並坐南面。其後又以孔子為先聖，顏淵為先師。今制獨崇孔子，固為至當，但顏子猶得降居四配；以周公上聖，僅祀於文華殿之東室，則五帝三王之後，雖與孔子東南相向，然不得復享大祭，是亦當討論。

【議革張濬祀】南宋宰相張濬，萬口吹聲以為聖賢，朱晦翁晚年深自悔咎，輕信其子張拭家稿，遽草行狀，以致天下不信，本朝安陽崔銑極憎之，語見《洹詞》中。又長洲祝允明《罪知錄》深譏其失。近日婁中王衡力詆其人，俱千古快論，然俱未及聞之朝。至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始有馬比部一疏，今載其略，僅十之二云：

刑部署員外郎馬賈奏為議革濫祀前代宰臣、以正大典事。臣惟國家設立帝王廟，其臣之輔佐有功者旁列焉，皆合祀典，無可得而議，獨宋臣張濬者，亦與列，則與諸賢否頓殊，不可概論也。宋高宗之不能中興者，豈特壞於秦檜之主和，張濬之為將，有累中興者多矣。張濬受宋重任，三命為將，三至敗績，蓋以量狹，果於自用，而不能聽諫，智黯暗於兵機，而不善用材故也。建炎初，濬奉命出兵，合熙河六路兵四十萬人、馬七萬匹，鼓行而前，使人告曲端。端曰：「彼將士精銳，因糧於我，我反為客，未可勝也；若按兵據險，擾其耕獲，使不得耕，必取糧河東，則我為主矣，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，乃可圖也。」濬以為不然。王彥諫曰：「陝西兵將之情未相通，若不利則五路俱失，不若且屯利、閬、興、洋以固根本，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，萬一不捷，未大失也。」濬復不然。吳玠、郭浩諫，濬又不聽，顧以為東南事方急，不得不為是，遂次富平縣。婁室引兵驟至，諸軍皆潰，自是關、陝不可復。此富平之敗一也。紹興七年，復視師淮西，帝本委岳飛圖大舉矣，詔飛詣濬議事。濬問：「王德淮西軍所服，以為都統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，如何？」飛曰：「德與鄆瓊素不相下，一旦壓之在上，則必爭。呂尚書不習軍旅，不足服眾。」又問張俊、楊沂中如何，飛曰：「張宜撫，飛之舊帥也，然其人暴而寡謀。沂中視德等耳，豈能御此軍哉。」濬艷然曰：「濬固知非太尉不可。」飛與濬忤，即日上章終喪服，步歸廬山。濬怒，奏飛積慮在於並兵，奏犢求去，意在要君。遂以呂祉為都督，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，鄆瓊副之。瓊與德列狀交訟，瓊以眾叛降於劉豫，呂祉死之。此鄆瓊之叛，二也。教宗即位，命濬都督江淮，總率李顯忠、邵宏淵二帥，顯忠與宏淵不相能，而顯忠則竭忠報國，宏淵則懷私語國者也。濬不能辨，乃使之並戰，金字撒引兵來攻，宏淵則按兵不動，顯忠獨以所部力戰，又用克敵弓射卻之。宏淵顧眾曰：「當此盛夏，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，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？」人心遂搖，無復鬥志，諸將各遁。濬不能聲宏淵之罪，而領職仍前，反安置顯忠，使懷恨而歿。此符離之潰，三也。然其經理圖謀之不善非止如是而已，富平之役李綱尚在，濬忌之而不能用；淮西之舉，岳飛在營，濬惡，聽其歸而不能留；符離之戰，虞允文遠在川陝，濬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，然則宋高之不能中興者，秦檜為之首，而張濬為之從也。然濬之罪又不止是也，以曲端之將才，足以輔岳飛而恢復中原者，乃不聽其謀，受讒而遠謫之。既謫矣，又假設端之旗以惑虜，而不知其事已泄，遂至大潰。既以潰為慚，復圖用之，而又聽吳玠之譖，陷之獄中，端仰天長呼，指戰馬云：「天不欲復中原乎？」泣數行下。濬又必欲置之死地，隨使康隨坐之鐵籠，熾火逼之，一時九竅流血而死，此何異於秦檜之死岳飛乎？岳飛之見殺，百世之下，雖婦人女子亦知憐其冤；若曲端之見殺及濬之屢敗，史冊事俱難掩，而中不無掩飾。故不謂其殺戮忠良敗壞國事，而反謂其能雪仇復土，謬歸以中興之功。後世儒臣不加詳察，誤入帝王之詞，享我祖宗俎豆，即古帝王與忠良之心，必差與之列矣。疏上，得旨下禮部會議以聞，竟以眾論不同而止。馬疏雖正大，然皆世共傳之事，如富平之敗，歸罪趙哲，斬之，蓋討苗、劉時，哲為首功，濬欲盡歸於一身，故忌而殺之，正如正三歲兒僇位之罪，殺太子數同一肺腸，無非張大其復辟功也。符離敗後，尚敘賞諸將，疏云「殺傷相當」，而私遣使詣金請和。孝宗始大怒逐之。近有友人云：「張濬遊談惑世，似王衍；自以為是執拗不回，似王安石；不知兵而妄談兵，似李元平；擅封拜專生殺，似王濬；掩敗為功，似鮮於仲通；厚結幕客抗脅朝廷，似王敦；創設小使輸情於敵，似王黼；報恩私門，不恤公家，始終庇黃潛善，似張全義；妒賢嫉能黨同伐異，巧譖李綱、岳飛，又似元載、李逢吉諸人。」其然，豈其然乎？

按，高宗崩時，將祔廟，史官楊萬里、宰相周必大輩，凡號理學大儒，俱欲以張濬配，獨翰林學士洪邁謂宜以趙鼎、呂頤浩陪祀，廷臣右濬者紛起爭之。孝宗卒用洪邁議，祀趙、呂二臣，濬終不得侑食，則濬在當時已有定論矣，豈有見擯於本國而崇祀於異代者？馬比部之論，百世不易也。馬號具泉，吳郡人，與祝枝山、王辰玉俱同里，三君子不謀而合，真卓見哉。

濬弑太子數，並乳母同埋，其事與朱全忠殺故太子德王極類，但濬不反耳。今謂宮人觸金香爐有聲，致數驚殞，此李煌太子事，濬黨妄移之以飾濬罪。正如以韓琦處元昊刺客事，亦移之濬，謂遇苗、劉行刺於秀州，同一囁語。

【孔廟禮樂】弘治九年孔廟春祭，太常寺奏祭先師孔子已用天子禮，增為八佾之舞，惟樂器之數尚用諸侯，為未稱，請增文廟樂器人數為七十二人，如天子制。禮部復請通行天下，並南京國學一體遵行。上謂所言良是，如擬，以副朕肅奉先師之意。閱五日為丁祭，即如擬行之。時太常寺卿為崔志端，本黃冠也。至嘉靖初大學士張孚敬迎合上意，改八佾為六佾，樂器亦遞減之，是孔子之徒反背其師，不如猶龍弟子有人也，惜哉！

【孔廟尊稱】孔子徽號久已有定稱，即加至百言不足揄揚，而弘治間議加美名有可笑者，如刑科給事中吳世英請加孔子為文祖大成至聖，已屬未妥；至十三年，常熟知縣楊子器又請加孔子為配天廣運大成至聖萬世帝王宗師，雖褒頌倍尊，似更支衍，當時俱置不行，此又非禮之禮，正如唐宋間人主尊號至二十餘字，極古今之懿美，總之皆贅也。此等建白，恐夫子聞之亦未必樂。

景泰三年，國子助教劉翔乞尊孔子為帝，增樂舞為八佾，事下禮部。時胡濙為尚書，不許。然八佾之議成化間竟行之。

成化間周弘謨請加孔子號廣運聖神，會議不允，則周正為禮官。

【考察官議禮不納】嘉靖四年，大禮集議書成，加禮部尚書席書太子太保，書乃上言：「自臣等正議五人外，附議者六人，則參議熊浹等；正國是定人心者一人，則侍郎胡世寧；乞附名禮書者二人，則百戶聶能遷等；請附太廟一人，則署丞何淵；助大禮一人，則前任給事中陳洸，以議禮為入嫉惡，誣其妻鄭以奸離異，誣其子柱殺人重辟，乞為開釋。」得旨如議。洸免解為民，鄭免離，柱免死，於是人思榮進、求升、求復職者，俱如所請。至是考察罷閒御史虞守隨者，襲百戶隨全之說，撰述金陵正議數千言以進。上以陵寢重事，守隨前為言官，不聞獻議，今以罷去妄議惑人，有希進心，下御史按問。又諭大學士璫與萼密議，璫言廷臣謂太祖不遷皇陵、太宗不遷孝陵，皆正論，當從。上嘉納之。至七年，禮部祠祭郎中畢廷拱坐考察謫知州，乞原銜致仕，並言：「章聖后謁世廟時，侍郎劉龍執不可，臣力諍之不得。近聞纂禮書，倘於聖母謁廟之條，大書禮臣味禮違詔之失，而繫臣名於下，則臣之心白矣。」疏上，上不省。蓋世宗之嚴慎計典，不肯輕破成例如此，固不待豐坊之獻諂不收也。

【命名禁字】宇文周天元帝好自尊，令臣下不得有高、上、天、大之名，至高祖稱遠祖，後世非之。至宋政和中，給事中趙野奏：「陛下寅奉高真，世俗以君、王、聖三字為名字者，悉令釐正，尚有以天字為稱亦當禁約。」徽宗依奏。本朝正德初，劉瑾盜柄時，亦矯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俱更正，總皆非盛世事也。唯避諱一事，古今最重，而本朝最輕，如太祖舊名單一字，及后御諱下一字，當時即不避。宣宗、英宗廟諱下一字，與憲宗潛邸舊名及再立東宮所改新名下一字，則士民至今用之，無一避者，斯為異矣。

【尚書被嘲】施純者，順天東安人，由庶吉士為給事中，選鴻臚少卿。時憲宗因恙口吃，每奏答之際，以舌本出是字為艱，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，上允之，玉音遂瑯然，大喜，立擢侍郎，以至禮部尚書、太子少保，時登第僅十年也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何用萬言書，兩字做尚書。」又顧可學者，常州無錫人，由進士官布政參議，罷官歸且十年，以賂遺輔臣嚴嵩，薦其有奇藥，上立賜金帛，即其家召之至京。可學無他方技，惟能煉童男女洩液為秋石，謂服之可以長生。世宗餌之而驗，進秩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，至命撰進士題名記，用輔臣恩例。吳中人為之語曰：「千場萬場尿，換得一尚書。」蓋吳人呼「尿」、「書」二字同一音也。二人同起甲榜，同位秩宗，但被恩非正，為時所薄如此。

○科場

【永樂補試再試】永樂元年癸未三月，禮部言，科舉舊制，應子午卯酉年鄉試，去年兵革倉猝，有未及舉行者，請以今年秋八月，令應天府及浙江等布政司皆補試，其北京郡縣學校近廢於兵者，宜暫停止，俟永樂三年仍舊鄉試。制曰可。本年秋八月，命侍讀胡廣、編修王達為應天考官，次年甲申即會試，取四百七十二人，為本朝稀有之盛，蓋補癸未會試且仿洪武乙丑科例也。至四年丙戌會試，始為正科，僅取二百十六人，放榜後，廷試已取林環等三人為一甲，授史官如制矣。再命乙榜舉人廷試，取周翰等三人如一甲例授翰林，則異典也。至七年己丑會試，取中陳璉等八十四人，其數益少。時文帝幸北京，未及賜廷對，皇太子命授副榜第一孔諤為左中允，竟賜出身，雖用丙戌例，而正榜多士尚未試，先拜乙榜為官僚，尤為殊寵。會御史劾試官侍講鄒緝等出題謬誤下獄，命再試下第者，得熊概等十數人，俱候至辛卯年上自行在回同廷試，蓋數年間鄉試、會試事，俱非常尋所有也。

試官王達者，先以編修主應天試，次科乙酉，以侍讀學士再主應天試，次年丙戌，復以讀學主會試，連司文衡三次，亦前後未有。而熊概等十餘人，其後多至亞卿中丞等官。

按，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，取中四百七十二人，蓋罷科舉者已十五年，不妨多收。文皇靖難開科，與開國無異，故所錄如其數。又興武十七年甲子，應天鄉試中式廖孟瞻等二百二十九人，亦鄉闈所絕無，但不知永樂壬午鄉試數若何。孟瞻登進士，為承敕監庶吉士，以受賊論斬。

【鄉試怪事】正統六年辛酉，江西主考官禮部主事林璧、湖廣岳州府通判林文稽、同考官浙江鄞縣致仕教諭錢紳取中舉人胡皞治《易》，刊程家人卦象辭義「九五陽剛」誤作「六五柔順」，為御史邱俊所劾，並言湖廣試錄自增知貢舉官二員，俱有罪，皞當斥回肄業，三考官宜治罪，如湖廣例者亦宜禁革。上允之。國初外省考官俱用教職，至弘治間始間用京官，尋廢罷矣，何以英宗初年即有京官典試？且其副林文稽者，為永樂乙未庶常，雖云名士，乃鄰省有司也，何以得並列？又分考教官豈少人，而以休致者承乏耶？又會試始有知貢舉官，豈鄉舉所得僭稱？當時典制了不可曉。即紀述諸書，更無有及此等事者。惟宣德己酉編修董璘主浙江試，正統丁卯修撰許彬主福建試，則奉欽遣以出，亦未定制也。

又正統十二年，山西鄉錄內《詩經》題「維周之禎」，以「禎」字犯楚昭王諱，為禮部所糾，上宥之，但令罰俸，今若如例回避，將無題可出矣。又景泰五年，山西鄉試錄刊《中庸》義一篇，考官徐霖批云：「文與人同，理與人異。」宣府巡撫都御史李秉劾之云：「如霖所云，則蹈襲雷同之文，且戾旨背理，今其文不然，宜追褫彩幣入官。」景帝從之。此等批語亦常事，何至吹毛若此？

【科目別舉】國初以洪武三年開科，至六年罷勿舉，十三年正月誅左丞相胡惟庸，罷丞相官不設，別置四輔官，命天下舉山林之士，其科曰聰明正直、曰孝悌力田、曰賢良方正，曰文學術數，其至者凡八百六十餘人，各授以官，至有竟拜方面大僚者，然雜科舉選止此矣。其名稱最繁者無如唐，其次則宋，唐設科自進士之外，從高宗顯慶二年至文宗太和二年，其目皆可紀，有志烈秋霜科、幽素科、詞彙文律科、岳牧科、詞標文苑科、蓄文藻之思科、抱儒素之素科、臨難不顧節節節節科、長材廣度沉跡下僚科、文藝優長科、絕倫科、拔萃科、疾惡科、龔黃科、才膺管樂科、才高位下科、才堪經邦科、賢良方正科、抱器懷能科、茂才異等科、文以經國科、藏名負俗科、文經邦國科、藻思清萃科、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、道侔伊呂科、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、直言極諫科、哲人奇士逸倫屠釣科、良材異等科、文史兼優科、文儒異等科、博學通識科、文詞雅麗科、將帥科、武足安邊科、高材沉淪草澤自舉科、高才未達沉跡下僚科、博學宏詞科、多才科、王霸科、知謀將帥科、文詞秀逸科、風雅古調科、詞藻宏麗科、樂道安貧科、諷詠主文科、文詞清麗科、經學優深科、高蹈邱園科、軍謀越眾科、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、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、識洞豁略堪任將帥科、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、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、才識兼通明於體用科、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、軍謀宏遠才任將相科、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，乃至上動上相如郭子儀者，又出翹關負米科，則紀載尚有未盡者。而考功之法亦甚詳縟。流內之官，敘以四善：一曰德義有聞，二曰清慎明著，三曰公平可稱，四曰恪勤匪懈，善狀之外，有二十七最：一曰獻可替否、拾遺補闕，為近侍之最；二曰銓衡人物、擢盡才良，為選司之最；三曰揚清激濁、褒貶必考，為考較之最；四曰禮制儀式、動合經典，為禮官之最；五曰音律克諧、不失節奏，為樂官之最；六曰決斷不滯、與奪合理，為判事之最；七曰部統有方、警守無失，為宿衛之最；八曰兵士調習、戎裝充備，為督領之最；九曰推鞠得情、處斷平允，為法官之最；十曰讎校精審、明於刊定、為校正之最；十一曰承旨敷奏、吐納明敏，為宣納之最；十二曰訓導有方、生徒充業、為學官之最；十三曰賞罰嚴明、攻戰必勝，為將軍之最；十四曰禮義興行、肅清所部，為政教之最；十五曰詳錄典正、詞理兼舉，為文史之最；十六曰訪察精審、彈舉必當，為糾正之最；十七曰明於勘覆、稽失無隱，為句檢之最；十八曰職事修理、供承強濟，為監掌之最；十九曰功課皆充、丁匠無怨，為役使之最；二十曰耕耨以時、收穫成課，為屯官之最；二十一曰謹於蓋藏、明於出納，為倉庫之最；二十二曰推步盈虛、究理精密，為曆官之最；二十三曰占候醫卜、效驗多著，為方術之最；二十四曰察檢有方、行旅無壅，為關津之最；二十五曰市廛弗擾、奸濫不行，為市司之最；二十六曰牧養肥碩、蕃息孳多，為牧官之最；二十七曰邊境清肅、城隍修理，為鎮防之最，其至明備矣。宋世制科初為賢良方正與茂才異等，又增博學宏詞，建隆間增書判拔萃，開寶又增孝弟力田，又奇材異行、文武材幹等科，至仁宗天聖七年乃酌舊制，定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、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、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、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、識洞豁略運籌帷幄科、軍謀宏遠才任邊寄科，凡六科；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，又高蹈丘園沉淪草澤科、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。司馬光為相，又奏設十科，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，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，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，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，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，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，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，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，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，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清讞科。崇寧三年，又設八行，其等第：孝弟忠和為上，睦姻為中，任恤為下，苟備八行，貢入太學，免試補為上舍，釋褐優升，然而當時賤之，後迄不行。其最重無如制科人等者，不十年至卿相，然屢罷屢行。南渡後尤重之，有博學宏詞與詞學兼茂兩科，蓋即本朝館選意也。太祖自洪武十八年再開科試士，遂迄今循其制，他途並廢，不得進矣。

【不求聞達科】宋自諸科之外，又有律科、明法科，其後罷明法科，而置律學，又有日應百篇科，則一日作百詩也，僅得趙百昌一人，然止成數十首，率無可觀，宋太宗特命賜及第，後無繼者。又有不求聞達科，然非有司所敢舉也。本朝陳靜誠、吳康齋、陳白沙皆由此立登侍從，最為盛典，此後薦辟漸多漸輕，授官亦漸平矣。

【場題成讖】建文元年己卯，應天鄉試首題為「可以托六尺之孤」一節，是時燕邸靖難兵已漸動，衡文者有意責備方、黃諸公耶？抑偶出無心耶？即云無心，與時事暗合，亦不祥甚矣。

【場題犯諱】世宗朝章奏觸忌者，例得重譴，至中年而鄉會、試錄尤多諱忌，然亦有不盡然者。如初登極時不必論，嘉靖十六年丁酉，順天鄉試，次題為「天地之道博也」一節，則犯御名上一字；次年戊戌會試，出「博厚所以載物」一節，又犯御名；十九年庚子福建出「至誠無息」五節，凡四犯御名，然是時猶未逮治考官也。至二十八年己酉，浙江題為「博厚配地」一節，亦犯御名，是年山東以「無為而治」程文語涉讖諛，逮按巡御史葉經死於杖下，何以獨不問浙江也？至三十一年壬子，四川出「博厚所以載物」二節，則兩犯御名；三十七年戊午，山西、雲南、貴州俱出「征則悠遠」三節，則三犯御名，俱置若不聞；至四十年辛酉，順天、山東俱出「久則征至博厚則高明」，湖廣出「征則悠遠」一節，俱兩犯御名，以上俱不見詰。雖云二名不偏諱，然張永嘉嫌名亦已奉欽改，何諸臣不照顧及此？蓋是時方修祈年永命故事，臣下爭進諛詞以求媚，故「至誠無息」一章層出迭見，初不計及御名上一字也，揆之唐、宋臣子避諱同音者，何啻千里云。

【預傳考官】各省改遣京官主試，定於今上之乙酉，至辛卯則三舉矣。時山東鄉試預傳為吏科左給事李周策、戶部主事楊鳳二人為正副，於時巡按山東御史何出光貽書於同官李以唐言其事，以唐未遽發，及差試官疏上，果系二臣，李始具疏云：「臣於六月初八日，得何出光之揭，已云主考為李、楊二臣，直至今七月十三日，禮部具題與向所傳聞不爽，此實尚書於慎行之罪」。蓋以於為山東人，他有所私也，於具疏力辨，李、楊二人亦各上疏辭，乃改差刑科給事劉為楫、吏部主事蔡應麟。俄何出光亦有參疏至詆慎行抗違明旨，蒙蔽弄權。時於方負時望，旦夕且大拜，坐是事詰責之，未逾月即允致仕歸。於非行奸作弊者，第不密則有之，然被白簡，則難解釋矣。

李周策次年壬辰會試已升禮部都給事中，充同考官，蓋償其不赴山東之差也。又次年癸巳，以京察左官，稍遷兗州府判，又分考山東，時譏其辭主考而受分校，且俱在東省，似乎厚顏，於是外計再坐謫歸，遂不出。

【士子謗訕】武宗初年貂璫盜柄國事不必論，即科場亦被姍笑。如正德三年戊辰科，少傳大學士王鏊、吏部尚書學士梁儲為主考，放榜後，以取捨不愜士心，流謗入禁中。大內演戲，優人為主司問答狀，或譏其不公，則對曰：「王良天下之賤工也，安所得佳文字？」蓋以良為梁也。是科或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入闈，主者有難色，瑾特為增額五十名，其事未必真，而劉宇之子

仁，焦芳之子黃中，俱以奸黨冒上第，又傳奉黃中等八人為庶常，俱非常之事，士子之肆謫固宜。六年辛未科，少傅大學士劉忠、吏部左侍郎學士靳貴為主考，首題為「德行顏淵」一節，程文破題用十哲字面。忽有投狀於閣部者，內稱訴冤人顏淵，為乞恩改職事，某蒙累朝聖恩，久為四配，忽降居十哲之列，使四人虛一位，又使子張無處可居，乞為辨明復職。蓋亦不得志者為之。是科會元鄒東郭、狀元楊升庵，真無忝科名，即謗詞何足為主司損！但言官有糾斬京口家人通賂鬻題者，疏上不報。時瑾雖除，而八虎正恣也。

【贈進士】天順七年會試，科場遇火，焚死士子九十餘人，國子學正閻禹錫請贈以進士，上切責不許，既而如其言皆贈進士出身，上親制文祭之，斂其骸為六大冢，葬於朝陽門外，題曰「天下英才之墓」。至弘治十七年，南禮部主事王偉奏其父王照，以是年會試被焚，亦九十餘人之一人，今官無主守，歲無祭祀，各家子孫道遠不能省視，以致居民侵毀，乞令有司修築立祠壇與之祭。上命順天府葺其牆垣，題其門匾，且立祭亭三間，奏刻英宗御制祭文，令人看守，禁絕樵采。兩朝聖恩加意於士子者厚矣，歲久事湮，漸不可問。至嘉靖末年，增築外城，則並六冢遺址，俱夷平陸矣，其如英廟聖制何？

【建文庚辰榜】建文帝在位，止開南宮一次，是科為庚辰，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董倫為主考，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副之，知貢舉為禮部尚書陳迪、禮部侍郎黃觀，監試御史為王度、俞士吉，同考試官為右拾遺朱逢吉、編修吳勤、葉惠仲、趙友士、徐旭、張秉彝，所得士如崇仁吳溥、吉水王良、廬陵胡靖、新淦金幼孜、常熟黃鉞、武進胡濙、莆田陳繼之、建安楊子榮、石首楊溥、太康顧佐，俱知名於時。金今官大學士少保，諡文靖；東楊改名榮，官大學士、太師，諡文敏；南楊官大學士、太師，諡文定；顧佐官左都御史；吳溥為是年會元二甲第一名，特授翰林編修，雖官不振，而其子與弼為大儒，倍祀孔廟，亦榮異甚矣！惟狀元胡靖本名廣，建文賜改今名，後文皇御極，仍復其名為廣，雖官為宰相少師，得諡文穆，然依阿附會，時人以配漢之胡廣。若胡濙受知文皇，為禮部尚書逾三十年，官至太保，得諡忠安，亦以循謹致大位。以上諸臣人，品格不同，要皆建文所植以濟後世之用，亦奇事也。但榜中諸公皆以降附登進，獨王良一人能徇節，而知舉兩大臣、監試兩御史亦以死難見稱，斯為可貴耳。高遜志者，本產徐之蕭縣，後以元亂徙居吾邑，遂為嘉興人。洪武中以布衣徵，修元史，授編修至今官，而故老無能舉之者，因並一時在事諸人紀之。

初，胡廣對策，極談藩王之橫，有晁家令之謀，故建文帝喜而首拔之；此後宣力永樂間，備極勤瘁以結主知，顏亦孔厚矣。高遜志字士敏，靖難後匿跡不出，竟免於難，且全節善終，較之殉國諸賢，忠稍後而智足多矣。

庚辰科一甲三人，首胡靖、江西吉水人；次王良、亦吉水人；第三李貫，為廬陵，俱同郡人，真奇事。而永樂初元開科，一甲三人亦皆吉安，尤奇。又董倫前序云是年入試者千餘人，較之洪武辛亥會試，已五倍之矣。

【勛戚司文衡】國初以左都督李文忠兼掌國子監祭酒事，以駙馬都尉梅殷司山東學政，今人或知之。至洪武二十九年，國子學正吳啟上言，國子生文學優劣，分隸六堂，邇來俱無甄別，高下不分，宜考次之。上命嗣魏國公徐輝祖及翰林官同詣考試，仍令吏部尚書杜澤以次錄用，則又兼塚宰銓衡詞林校文之任矣。蓋聖祖手刈群雄，顛倒豪傑，故從橫用之以示不測，非右武人也。

【陳尚書陪所】陳陪所長祚尚書，父名瑞，故張江陵癸丑房考門生，撫楚時，值張封公歿，苴麻哭號以謁太夫人，驟遷至戶部尚書，為世所嗤笑。陪所又為江陵公辛未大主考門生，以兩世通門，入幕無間，癸未以兵部職方郎分考南宮，今首揆葉福唐、今冢宰張漢陽其所得士也。陳官至參政，以病告歸，其人在下中，林居凡二十四年，無一慰薦及之者，何論啟事。至萬曆戊申，則福唐已大拜當軸，漢陽以都諫轉太常，為西北正人領袖，遂起升憲長以至方伯，比福唐去位，遂以白簡歸。又七年而福唐再起當國，漢陽又正統均，復起故官以至清卿佐部，直拜大司空，時論遂厭薄之，然以兩門人故，無敢指摘及之者。兩世尚書，俱用掃門得之，又因緣師生，屢躓屢起，終以通顯，無惑乎時情營求典試，至爭訐同事，蔑廉恥不顧也。

陳瑞曾為蘇松巡按御史，有祠在吳之虎丘，久圯無跡，近因乃子為司空，復鼎新巍煥。吳紳有欲毀之者，未知能行否？